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面对历史的长河,它只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四十载春秋又很长,那是改革开放的阳光已照临家家户户的窗棂,谱写着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的希望。古城高邮中市口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可以镌刻成参天大树的年轮;抑或可以浓缩为一个句号、一个惊叹号,存放于高邮博物馆珍藏。

中市口的界定,简言之,它东起原县政府门口,西至人民医院,北到原高邮镇政府(伪县长王宣仲老宅),南抵小桥河边。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延长,那不是真正的中市口。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笔者踏着时代的足音回城工作,走进政府大院做一名公务员,亲历并见证那些巨大变化,愉悦之情会同如今市河的水花一道绽放。

“府前”高楼立 旧貌变新颜

回城之初,实小还是那个实小,政府对面的照壁还是那个照壁,变化是缓慢的。在政府大院,昔日的“老爷大堂”已成为楼房,而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东花园、西花园已荡然无存。

1984年体制改革后,大院里才有了政协楼、市委办公楼、人大办公楼。政府楼前才有两棵对望的雪松。而府前街的变化也同时唱起进行曲。第一招待所(后称秦园)和对面的青云楼商场大楼则成了府前街的制高点,傲视身旁那一座座平房。正因如此,才有了日后李鹏总理考察高邮时“高邮是个好乡”的点赞,现在念想,还真有点汗颜。可不是,当府前街一期工程完成后,一个外乡在邮工作的局级干部去外市开会,有人讥笑高邮的“府一”工程,说高邮人没出息,把政府门前搞得像一把厨刀,多难看。后得知有高邮人在场,就打着哈哈掩饰过去了。

府前街的巨大变化是从二期工程开始的。8.1万平方米的平房当年拆迁、当年建成,使拓宽至30米的府前街成了条商业性兼行政性、文化性的综合通衢大道。现在看来,500多户拆迁的工程只是微不足道的工程,然而在1995年当时地方财力有限,能有如此的手笔也是让人赞叹。且看两家被拆迁户主人的心灵轨迹。一位王工家住胭脂山,这是城内唯一的“山”,因春雨浇桃林,遍地胭脂水而得名。王工住此50余年,曾有过碧水翠映桃红、人与蜂蝶同醉的好时光,多少年的月华从树影的婆娑中流泻下来,依然把宅梳理得明丽剔透而又如梦幻。王工的依恋终究被载笑离“山”而去。这“山”比起那巍峨的建筑群只不过是一抔土。另一位丁老师家住在菊花巷,房已是危房,靠着十门“大炮”(木柱打的点)支撑着,大概是穷家难舍,久久不迁,后经动员、安排,他终于告别了“昨天的故事”,加入被拆迁受惠的行列。

坐落在中市口的第一小学,原只有一个朝南的校门,学校越办越好,学生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朝西的大门。这座小学成了众多学子的起飞场。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就是从这儿飞出去的佼佼者。

春风拂杨柳 当道沐杏林

金风拂面,垂柳依依,杂花生树,这是伫立中市口亭向南眺望的最初一瞥。转身信步至秦邮水利史话前的小桥,

东风骀荡中市口

□ 陈其昌

向北遥望,仍然是杨柳袅袅,回廊曲折,一派怡人的景象,有退休工人每天在此垂钓,甩下的是希望,提起的是怡悦。回首身旁的水部楼,那是重建的。大概考虑交通问题,将原来东西向的楼改成南北向。附近烧茶炉的老周告诉笔者,过去有过波浪式的彩绘,有过祈求神灵保佑苍生的祭祀,那都是历史往事。如今,浏览秦邮水利史话,就像翻阅高邮治水的大书,触摸到党领导下的官员为实现“清水活水,不淹不涝的为民的心”。尽管现在的水部楼多了窗棂阁门的变化,但是改变不了高邮人为治水奋发图治、固若金汤的初心。

跨过水部楼的遗址,那里曾有朱月樵诊所、桑园、宋代就名闻遐迩的乾明寺,秦观为它撰文、魏源为它题匾。撇开历史的话题,还是说说在桑园和乾明寺旧址上建成发展、壮大的市人民医院。1995年,笔者曾偕友人为门诊大楼落成撰写过拙作《红十字下尽朝晖》。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刘金鳌的题词“大医至善”和时任政协副主席朱延庆的题词“二甲医院更谱新曲,一流水平再上台阶”,流淌的是干群嘱托与心声。

1995年建成的门诊大楼建筑面积为6725平方米,总投资价800万元,其中德国政府捐赠307万元,院方自筹350万元,其余皆为各方支持。23年后的今天,16层大楼为人医竖起新的坐标,从昔日湖滨乡遥看高邮,它比镇国寺还高一截哩。它的建筑面积有27000平方米,造价近亿元,登楼环视,众楼矮矣。现代化医院固然是要比硬件设施,但更是医术、人才的大比拼。23年前,全院高级职称只有20多人,职工304人,有床位340张,如今,全院高级职称200余人,职工1000余人,并有硕、博士70余人,床位达980张,这一切,与门急诊60万人次、住院3.5万人次一道,非昔日可比。该院作为扬州市北区域医疗高地,已名播远近。

过去,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作为新项目书就一笔,现在是小菜一碟。笔者于1991年底作为肺癌疑似患者急赴南京做CT检查,如今人医立即可查。那一项项令外行眼花缭乱、内行称道的项目正在此生根开花,织就“春风拂杨柳,当道沐杏林”的璀璨。

东风第一枝 春笋遍地生

老街贯通南北,市河传承今昔。离开水部楼转身向北,不远处有一家刻字店,现仍在刻字的老人陈正华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他说中市口的东北角是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秦邮饭店,后变为小商品门市,楼上则为桑拿浴室。西北角是百货公司二店(据说百货公司最旺盛时有200多人),二楼卖家具,三楼开舞厅。1984年体改,1991年撤县建市,机构更迭,都需要刻章,且都是被请到政府办里刻,有时为一颗公章手刻须花半天到一天,章的布局、笔划的粗细、笔锋的多姿,都在陈先生的运筹中。如今,他仍刀耕不止,目睹中

市口变化,感叹道:“蛮好,做梦也想不到能生活在美如画的世间。”

与刻字店相距不远的一家“太湖美”,店主是老师李庆生,他开这个一间门面的店,可谓敢为邮城先。他卖无锡泥人、电子表、女孩喜欢的饰物。多年的经营,他掘得了第一桶金,等个体经营犹如春笋遍地生的时候,他已去各处旅游,游者悠者。现如今80多岁的他身体依然是棒棒的,常年游泳不辍,好一个自称遇上好时代的“浪里白条”。

同刻字店近在咫尺的高家万能开锁中心,与110联动。一个电话,立马就到,到了就成。店主高权祯,笔者为他写过文章,肯定他改正错误重新起飞的作为,彼此便成了忘年交。某年春节,笔者家门锁打不开,他立马就到,立竿见影,分文不取,反而带着礼物来拜年。他有一子,娶亲后,夫妻继承父业,口碑亦佳。还有一女,在邮中做教师,也有成就。高权祯常说,他都遇上好领导、好朋友,才有今天舒心幸福的日子。别以为这些是雕虫小技,它却是改革开放在小城的一个缩影,一张今胜昔的老照片。

小桥连万家 市河一支花

中市口向南不远是小桥。改革开放初期,市民关心的是粮店和“五一食堂”(也做过书场)。汪迷最关心的是高大头修鞋铺,那是汪老的《皮凤三榷房子》让他出了名,他却不领情,那是因为汪老没有提到他的真名,却写了他的绰号。如今这条街已旧貌换新颜,成了一条杂食街,早市、晚市都有大排档,吸引了不少高邮人到此一聚。笔者数了一下,什么新老五煎饼店、桥头排骨、我的面店等十三家,占了这条短街店铺的半壁江山。这些餐饮店的起名,笔者认为都不及穿心河畔的穿心河饺面店,它原叫后河面店,招牌还在,待穿心河甫成,店主人老沈抢先易名,让那些徜徉市河的顾客猎奇而来,美了他们的味蕾,也美了生活。老沈家人说,在此开了几十年的连家店,目睹市河两岸变化夸政府,“做这些实事不易呀!”

一根中轴活传承,一条市河说靓丽。漫步中市口亭四周,一块块题匾、一副副楹联吸引眼球。笔者以为,周同撰书的“秋月赏心”与赵万和的“春日和喧”相映得好,但是周同的秋月可以赏心、怡情,可与贾平凹第一次来邮题词“文游游心”媲美。由蒋成忠撰、姜海宽书的抱柱联“一水依亭流紫气,三街傍日灿红霞”和王之义撰书的“江淮碧水千秋润,骥社珠光万古新”皆是佳联,但是王之义的楹联挹古扬今,气贯长虹,更胜一筹。沿市河信步,树木众多,笔者只是认得杨柳、银杏、枫树、香樟,其它皆不知晓,只好以杂花生树概括了。在奇石翘立的附近,有一棵乌桕,有标牌,得知是何花于2014年1月捐赠,树绿油油的叶子,一颗颗的秋实,给市河三个节点之一的中市口增添了一份苍翠,感谢这“花”带来了一片生机。

高邮市政建设正向外扩展,中市口不再像过去那样繁华,但仍然是百姓和外出游子消闲和神往的地方。笔者的女儿们每年回来,必定游览市河,百游不厌,即使在某个闹市区会出现新的中市口,人们尤其是游子也不会忘记,这里是他们的根,依附着他们的梦。

车逻金氏“宝善堂”“贞节坊”探源

最近,在车逻镇原山广村一金氏人家发现一块书有“贞节坊”的大理石碑,此碑长约1.3米,宽60厘米,厚度25厘米。这一发现受到了原车逻镇党委副书记、现《车逻地方志》主笔吴德祥的关注,他要求把金氏贞节坊的历史搞清楚,把其内容挖掘出来并记入车逻纪事之中,用于丰富车逻镇志。

贞节牌坊是古时用来表彰女性从一而终的门楼。从道德上说,贞节,是对爱情的最终升华,长相厮守,不与他人。但是,从古至今,战争、灾难、人为不断,守寡妇女无数,而立贞节牌坊者可数。

在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后,坚守贞操,是对配偶、对自己、对家庭、对后代负责的表现。这也是当下对“贞节牌坊”的批判已经由过去对传统封建的否定变得更为理性化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考虑,为弄清楚贞节坊的来龙去脉,城南新区的金氏后人金大中便下决心对贞节坊进行探源。金先生通过网上搜索,并请示志办相关同志查询了《高邮州志》。高邮车逻金氏“宝善堂”“贞节坊”建立于清道光22年(即公元1842年)3月,旌表故民金国珠之妻林氏而建立的牌坊。据当地老人回忆,牌坊坐落於山墩庄后新塍,即高邮市车逻镇原山广村七组普济寺北约50米,黄金路东约60米处,为西南

向,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贞节牌坊呈南北走向,长度约12米,三扇半圆门亦呈西偏南向,中间为主门,两边各一扇小半圆门,贞节牌坊高度大约8米,底层宽度约1.5米,用青砖砌成。主门两边各有一根石柱,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内容不详。在主门正中顶部镶嵌刻有“圣旨”二字的汉白玉石头,下方镶嵌有汉白玉石头刻成的“贞节坊”石碑。属典型的古建筑风格。紧靠贞节牌坊东面有三座坟茔分别是金元科夫妻合葬墓、金国珠夫妻合葬墓、金元贵夫妻合葬墓。可惜的是贞节牌坊和墓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一空,除有“贞节坊”石碑外,还有一副刻有对联的石柱还在,石柱被作为建筑材料砌入原车逻镇山广村七组山墩坎桥的下面,也许有一天会重现天日。据当地的村民回忆,柱子是方形形石柱,对联是正楷体。贞节坊遗址就在桥的东面60米处。

在清道光23年(即公元1843年)《高邮州志》续志第四册人物志及民国24年岁次乙亥重修族谱——江都东乡大桥镇第四区余家坂余瑞平编辑的“宝善堂金氏族谱”中有明确记载:金国珠是高邮车逻金氏“宝善堂”老五房第九世孙金元科三子,金氏第十世孙。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即公元1779年)己亥六月二十五日卯时,卒嘉庆十二年(即公元1807年)丁卯八月初二日申时,年29岁。娶林氏生于乾隆四十五年(即公元

1780年)庚子九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庚子二月十九日巳时寿61岁。居守节三十年。其子金元贵英年早逝年十九,其媳虞氏居守节二十年。婆媳双双守贞节,这在贞节人物志上是不多见的。并于清道光十七年(即公元1837年)受到皇上颁布“圣旨”旌表建坊。

这块“贞节坊”碑上除了中间“贞节坊”三字外,在中间三个大字的左右分别刻有9名官员的职务,因时间久远,有的已模糊不清。为搞清楚这些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颇费了一番功夫。由金氏后人金大中请少游书画社的杜贞林一起请教市政协原副主席朱延庆,又通过朱延庆请教市志办的相关负责人,并通过他们与扬州市志办联系,查阅相关资料,并通过网上搜索,终于弄清

楚这9名官员的名称。他们分别是:著名清朝大臣、诗人,清道光时期礼部尚书邵堂奎照,清代从一品官员,相当于现今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的职位;清朝9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臣之一——两江总督邵堂陶澍,总辖区今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三省一市的军民政务,官秩从一品;江苏巡抚邵院陈奎,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省长职位;江苏督学邵院祁雋藻,为省级别督察学校教学情形的行政人员;扬州府知府李璋煜;高邮州知州冯思澄;高邮州学政蒋锡琳;高邮州训导姚光发。从朝廷到地方有9位重量级官员在高邮车逻金氏“宝善堂”“贞节坊”石碑上署名,证明当时对金国珠之妻林氏事迹的重视。

夏在祥 金大中

